



追憶奇萊山：從「望嶽」到登頂的實踐(上)

● 呂昇陽*

台灣的山地與丘陵約占總面積的三分之二，其中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山更達 268 座，密度之高，居世界之冠。所以如何認識並親近山林，便成為現代台灣人的重要課題。這十年來，我在大一的國文課程總會教授一篇杜甫的〈望嶽〉，這是杜甫年輕時遊歷山東因有感於東嶽-泰山之美所作的詩。杜甫雖為泰山的神奇秀麗所深深吸引，但也深知在未有充分準備之前不可冒險攀登，於是杜甫跟自己做了個約定：有朝一日我一定要攀登上泰山的最高峰，屆時群山就都會在我的腳底下。（「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透過這首望嶽詩，不僅可以啟發學生山水審美的眼光，也可以感染杜甫樂觀進取的精神並培養正確的登山態度。

* 呂昇陽，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副教授



誦讀杜甫的〈望嶽〉，扣緊詩題琢磨，不禁讓我想起曾經的望嶽經驗與過往的心情故事。從小在嘉南平原長大的我，山與海都距離我很遙遠，也因此當我到淡水念大學時，便無可救藥的愛上了這裡的山水。東望大屯山，西瞰觀音靜躺、淡水輕流，便成為我的日常。然而，嶽者，高而大的山謂之嶽，所以淡水的觀音山(616m)只是小山，而大屯山(1092m)也稱不上嶽。

清·魏源〈遊山吟〉有言，「遊山淺，見山膚澤。遊山深，見山魂魄。」學生時代，騎著機車遊山玩水，雖常有「停車坐看楓林晚」(杜牧)的閒適與詩情，然而路邊望山，而且所望皆是小山，如此又豈能真正領略台灣的山林之美並開闊自己的胸襟氣度。

我的人生開始跟「嶽」發生關聯，是從 2007 年攀登南橫的「塔關山」(3222m)開始的。在八八風災之前南橫真的絕美，有幾年的時間我一直耽於駕車遊歷南橫公路，直到一個偶然的機緣讓我知道有一座百嶽名山-「塔關山」的登山口就在南橫公路旁，而且輕裝來回只需兩三個小時，於是我便第一次離開人間的公路而轉入所謂的深山。就像初出茅廬的傻愣子，一入登山口後那到處聳立的巨大鐵杉便給了我前所未有的震撼，而直到登上了山頂看到了矗立在夕照雲海之上的「向陽山」(3603m)之後，我也終



於明白杜甫〈望嶽〉所謂的「造化鍾神秀」與「盪胸生層雲」的真義與情境。從此，我沛然的山情被激發了，也開啟了我往後十年縱橫山林的人生階段，而其中對山林的觀察與審美體驗也促成了我的博論以「中國文人山水畫」為研究的主題。



對於一個千山萬水縱橫的登山高手而言，當然不會滿足相隔一段距離靜靜的看一座山，然而靜靜地「望嶽」卻仍是全面認識一座山所不可或缺的一環，因為「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蘇軾)。所以就算是「五嶽尋山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遊」的高手李白，也會鍾情於「相看兩不厭，唯有敬亭山」的閒適了。

根據我個人的體會，「望嶽」的型態大約有三種，一種是自平地即可遠望，例如在台南、高雄、屏東的許多平地就能或遠或近的望見山體龐大的「大武山」(北峰 3092m，排灣族、魯凱族的聖山)。一種是驅車到山地遊樂區望嶽，例如到塔塔加望「玉山」(3952m)，到合歡山望「奇萊山」(北峰 3607m，賽德克族的聖山)。第三種是重裝攀登高山而在三千公尺的山頭望向另一座名氣響亮的大山，例如自武陵農場最內部的武陵山莊一路動心忍性的陡升 4.5 公里便可以來到武陵農場的守護者—「桃山」

(3325m)的山頂，站在桃山之巔，不僅可以眺望世紀奇峰-「大霸尖山」(3492m)和台灣第二高峰-「雪山」(3886m)，更可近距離全面的騁望由大霸尖山到雪山的這條奇崛與美麗兼具的稜線。日本人沼井鐵太郎在 1927 年(昭和二年)登上大霸尖山並眺望稜線另一端的雪山時，便忍不住喟嘆：「這神聖的稜線啊！誰能真正完成大霸尖山至雪山的縱走，戴上勝利的榮冠，敘說首次完成縱走的真與美？」就是因為沼井鐵太郎的這番浩歎，使得多少登山者至今都為這充滿詩意的「聖稜線」而魂縈夢繫。



在以上這三種望嶽的型態中，我覺得最適合推薦給對大山不甚熟悉的學生與朋友的就是「由合歡山望奇萊山」，因為衡量觀者所花的時間、體力、風險與所觀照對象的格局、境界，可說是投資報酬率相當的高。前賢有云道法自然，以自然為師，又云天地有大美，那麼身處在中央山脈最核心的區域，當機緣具足或是偶然觸機之時又何嘗不可因審美的直觀而一超直入如來地呢！(待續)





